

卫斯理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12

北极氢弹战
潜艇迷宫
玻璃伪钞模



《黑侠木兰花系列：

玻璃伪钞模

潜艇迷宫

北极氢弹战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洪

封面设计:李平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北极氢弹战

潜艇迷宫

玻璃伪钞模

作者:卫斯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呼和浩特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204-03411-2/I·648 定价 14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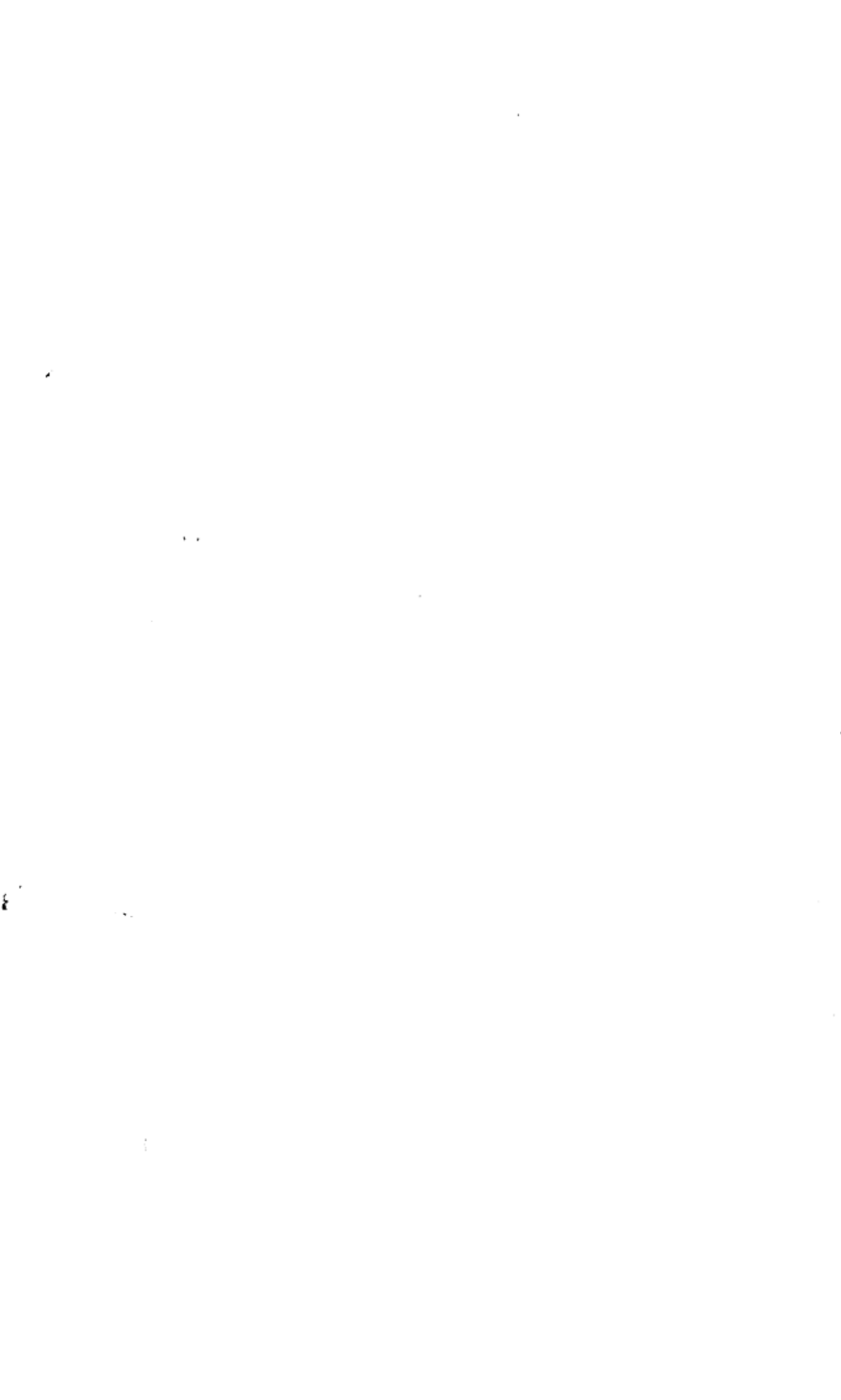
北极氢弹战 (1)

潜艇迷宫 (93)

玻璃伪钞模 (191)

北极氢弹战

作者 卫斯理



北极氢弹战

春天到了，当木兰花，穆秀珍和安妮三人，搬回海边郊外的住所时，花园中百花齐放，争妍斗丽，像是在欢迎她们回来一样。

为了搜寻那颗被命名为“太空之光”的钻石，某国的特务人员将木兰花的住所，彻底捣毁，本来，某国领事馆是答应赔偿的。可是在安妮将钻石送了回去之后，木兰花立即将某国有意制造“钻石雷射”一事，公布了出来，引起全世界的注目。

而参与太空竞争的国家，也立时纷纷发表声明，如果太空船或是人造卫星遭到破坏的话，那一定予破坏者以毁灭性的打击。

某国计划的“钻石雷射”破坏他国的太空设备，本来是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暗中进行的，事情一公开，他们自然不能依计行事了。

于是某国也不得不立时发出声明，“钻石雷射”只用于和平用途，绝不会用来破坏他国的任何太空设备的，一场可能引起国际间极大的争端，被木兰花化于无形了。可是，对木兰花而言，她却因此吃了亏，某国政府恼羞成怒，不再赔偿木兰花的损失了！

木兰花几次交涉，不得要领，其势又不能长往在高翔的家中，自然只好自己拿钱出来，装修购买家中陈设的一切东西。

以木兰花的交情而论，她自然收到许多礼物，因为受过她好处的人太多了，但是，将一个被彻底破坏的家再修整起来，仍是要花不少钱的。

虽然穆秀珍的好友云四风，可以称得上是亿万富翁，但如果

木兰花姐妹竟要用他的钱，那么，也不成其为大名鼎鼎的女黑侠了。

所以，就在她们搬回去的当天晚上，安妮已经睡着了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坐地客厅中，向南的窗开着，醉人的春风，缓缓地吹拂着她们的秀发。

木兰花翻看一叠帐单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秀珍，我们在银行中，已经透支了一个相当大的数日，但看来仍然不够付帐！”

穆秀珍张大了眼，似乎不信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有没有弄错？我们上次，不是得了国际警方的一万镑奖金的么？怎会透支的？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那一万镑，早就用完了！”

穆秀珍听了也皱起了一双秀眉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她站了起来，在屋中来回地走着，道：“不妨和纳尔逊通一个电话，看看国际警方，有什么奖金优厚的难办的案件！”

木兰花点头道：“这倒不失是一个好主意——”她抬头向上看了一看，又道：“安妮睡了么？她很敏感，我们缺钱用一事，别让她知道。”

“当然，你当我是傻瓜么？”穆秀珍笑了起来，“她今天高兴极了，因为云四风送了那么好的一张轮椅给她，她真高兴极了！”

木兰花也感慨地道：“秀珍，你还记得我们才认识她的时候么？她一句话也不肯说，又怎料得到她后来竟救了你一命！”

穆秀珍红着脸，道：“是明，四风就是为了感谢她救了我，所以才亲自设计了那张轮椅送给她的，四风说，这张轮椅，可以说是万能轮椅！”

“噢？”木兰花十分有兴趣地问，“什么意思？今天我也看到那轮椅了，只不过比普通的轮椅高大一些而已，为什么叫万能轮椅？”

穆秀珍自衣袋中取出了一张纸来，道：“你听着，第一，这轮椅有一个强力的蓄电池，在电力发动的情形下，可以达到时速五十哩持续走七小时！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木兰花点着头。

“第二，这轮椅有两个可以伸缩的前轮，也就是说，下楼梯上

楼梯，安妮可以完全不要人帮助了。

穆秀珍一项一项地数着，“第三，有六个按钮，可以发射不同武器，射击的角度，包括前后左右；第四，有三个按钮，可以使轮椅突然升高，或在两旁浮起气泡，使得它在水上不致沉下去！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云四风的设计算得精巧了，但是他却犯了一个错误。”

“一个错误？”穆秀珍睁大了眼。

“的是。”木兰花的神情，非常之严肃，“云四风送给她这张轮椅，大约是想她也参加我们的冒险生活，但是我却另有打算！”

“啊啊！四风对我说过，安妮行动不便，而我们的敌人又多，她若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话，必需有极强的自卫能力！”

“云四风当然是一片好意，然而我绝不想安妮和我们一样，这些日子来，你没有发觉她么？她有极慎密的头脑，她是一个数学天才，我要使她在两年之内，完成中学学业，然后令她进入大学，去攻读数学，她一定可以成为极其出色的数学家的。”

木兰花充满了信心地说着，可是她的话才一住口，突然听得沙发边几上的花瓶中，传来了安妮的声音，道“不！我最讨厌数学！”

木兰花陡地一呆，穆秀珍却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可忘了告诉你了，她的轮椅上，还有着许多电子设备，包括窃听装置，和无线电联络仪等等！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那未免太过份了，安妮，偷听人家讲话，可不是一个好女孩应有的习惯！”

安妮静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兰花姐，秀珍姐，我不是故意偷听你们的讲话的，我只是太兴奋了，所以睡不着，而我也绝想不到，在父亲死了之后，会有你们……将我当着亲生妹妹一样地照顾我，我只不过想听一听……你们的声音，我只要听到了你们的声音，我就觉得安慰，舒畅，心中的感激，也像是有了寄托……”

安妮讲到后来，她的声音，不禁有点哽咽。

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的眼中，也不禁有些润湿。

她们两人是世界各地，为非作歹的匪徒闻名丧胆的女黑侠，可是她们的心地，却是十分慈祥的，她们义不容辞地收留了安

妮，将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，而安妮又是如此懂事的一个孩子，这自然更令得她们两人，感到十分之欣慰。

穆秀珍忙道：“行了，你也该睡了。”

“是秀珍姐。”安妮乖乖地回答着。

穆秀珍最喜欢听安妮叫她“秀珍姐”了，这时，她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但安妮又道：“可是我不去读数学，我要一真和你们在一起

安妮的坚韧和固执，木兰花是素知的，木兰花当然知道，如果安妮下定了决心要和自己么一起的话，那么要劝服她，将是十分不容易的事。

是以，她不想再将这个问题发展为一个争辩，她只是道：“好的，这件事，我们可以慢慢地讨论，但是，你总不会反对你至少应该学完中学教育的吧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安妮愉快地答应着，“兰花姐，我睡了！”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相视面笑，她们一齐向花园中走去，月色十分好，在月光之下，怒放的花朵，看来更美丽。

她们绕着喷水池，缓缓地走着，在她们来说，享受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，是十分难得的事。然而，似乎注定她们难以享受平静一样，突然间，木兰花听到了“拍”地一声，她连忙向穆秀珍做了一个手势，循声向前，指了一指。

在她一指间，穆秀珍也已看到了！

有一只铁钩，钩在围墙的墙头上！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几乎笑出声来！

不消说，墙外有人，抛上了这样的一只铁钩，那自然是想借铁钩下的绳索，爬上围墙来了，这正是她们的拿手本领！

而且，她们第一天搬回来，就有这样的不速之客前来光顾，这实在是十分有趣的事情。木兰花连忙向穆秀珍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她不要出声。

她们两人，一声不出地在围墙下静静地等着。

只见墙头上的铁钩，向下略沉了一沉，那显然是有人已在爬上来了，穆秀珍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口，免得忍不住而笑出声来。

过了不到半分钟，只见有半个人头，已经露出围墙来了，木

兰花和秀珍两人，连忙踏前两步，转过身来，背贴墙而立。

她们站在这个位置，从上面看下来，是不容易发现她们的，在她们站定之后不久，只见一条黑影，自围墙之上，跳了下来。

那黑影的身形，十分灵巧，落地无声。

他在落地之后，略停了一停，便待向前走去。

可是，他才拾起脚来，穆秀珍一声大喝，突然伸手，已将他的衣领牢牢执住，骂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竟偷到我们的头上来了？”

那人的身子突然一震，足足跳起了好几时，只见他双手乱摇，急急地道：“秀珍小姐，秀珍小姐，我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不是来偷东西的。”

那人一开口，木兰花便“咦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不是丁七手么？你这个扒手大王，什么时候改了行，变成了夜摸鼠窃的？”

那人忙又道：“是，是，我是丁七手。花小姐，千万别冤枉好人，我在人家的口袋中……摸些东西……有的，但是偷屋中的东西，这种事我是不干的！”

他讲来，倒像他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一样，令得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穆秀珍叱道：“胡说，那你爬进来干什么？”

丁七连忙道：“我……我是想来见两侠的。”

木兰花是知道丁七手的为人的，丁七手是本市著名的扒手，他扒窃的本领极高，八年前，有一个专在夜总会表演的欧洲“扒手大王”，在夜总会中表演时，丁七手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将那“扒手大王”的一条皮带，在不知不觉中抽走了，令得那“扒手大王”从此不敢再来本市作任何表演了！

丁七手虽然是一个扒手，但是却从来向穷人下手，他而且还很肯救穷人，是以在下层社会中，他的声名十分好。

木兰花对于劫富济贫的行为，一直是很钦佩的，是以她也不信丁七手会是入屋来偷东西的，她吩咐道：“秀珍，放开他。”

穆秀珍忙道：“兰花姐，他深夜入屋，怎可放他？”

丁七手央求道：“秀珍小姐，我有要紧的事来求见，但是又怕你们不见我，是以我想，爬了进来再说，你们赶也赶不走我了！”

穆秀珍松开了手，骂道：“便宜了你这扒手，如果兰花姐不在

家，我至少也将你打个半死，还要将你浸在喷水池中！”

丁七手转过身来，打躬作揖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木兰花看到他那种狼狈的样子，心中也不禁好笑，道：“你说找我们有急事，不妨进屋去慢慢说，我们也不会无原无故打人的，你别怕。”

丁七手又战战兢兢，答应了一声，跟着她们，走进了客厅，坐了下来，只见他取出一只黑色的鳄鱼皮来，道：“两位小姐，我是在机场扒到这只银包的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那为什么来找我？”

“你们看。”丁七手打开了银包，取出了一叠很薄的纸，在那一叠纸上，有着并不十分清楚，被缩成了十分小的字体。

木兰花一看到那种纸，和那种被缩小了的字，便知道那是一叠被一种特殊的复印机复印下来的文件，这种特殊的电子脑复印机，在世界上只不过寥寥数十部，绝不是普通的机构所有的，由此可知，这叠文件，一定也是很重要的文件了！

她望着丁七手，丁七手的声音有点发颤，道：“这是一笔大财，两位小姐，从这些文件上，可以发一笔大财，我只要百份之一就够了。”

木兰花的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丁七手，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丁七手忙道：“兰花小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说的大财，绝不是不义之财，你看了这文件，就可以明白了，那是十分正常的事了。”

穆秀珍一听，已然伸出手去，想去接那些文件了。

但是，木兰花却立时阻止了她，因为如果她们接受了那叠文件的话，那等于已经接受了丁七手来要求的事情了。

木兰花只是冷冷地道：“你不防说说，是什么事。”

丁七手的神色，显得十分紧张，道：“是两颗氢弹！”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她们两人的吃惊，绝不是没有理由的，因为在中子弹的制造，还未成为普遍的事实之前，“氢弹”仍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！

一枚氢弹，可以造成百万人以上的伤亡，像本市的那样繁华

美丽的大都市，只要一颗氢弹，就可以将之全部化成废墟的了！

而自丁七手的口中说出了“两颗氢弹”这种话来，那实在是不能不令人吃惊的，穆秀珍忙道：“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！”

由于紧张的缘故，丁七手的脸色，十分苍白，他忙道：“不是，我绝不是开玩笑，你看看这叠文件，就可以知道了！”

木兰花呆了一呆，伸手将那叠文件接了过来。

文件是英文的，而且字迹被缩得十分细小，是以看起来也相当吃力，首先映入木兰花眼帘，是“TOPSECRETE”这两字。

那是“绝顶机密”的秘密文件。

木兰花接着看到的是一行字，那是“北大西洋公约国家部队参谋长特别会议记录。”

一看到了这一行字，木兰花又呆了一呆。

她抬起头来，望了丁七手一眼。

丁七手像是也知道事情严重，他的脸色更苍白了。

木兰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丁七手，你惹下大麻烦了！”

丁七手苦笑着，道：“是，所以我才不能不来找两位的，这件事，只有在两位的手中，才可以化凶为吉，或许还有极大的好处。”

木兰花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和穆秀珍一齐去看那文件，文件的内容十分冗长，但是这次特殊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，却只是一个。

那个问题便是：两颗氢弹失踪了。

那两颗氢弹，自然不是在储藏的地方失踪的，而是在氢弹的所有国，作携带氢弹的例行飞行时，飞机在经过北极上空时失事，坠了下来而失踪的。

会议的记录中详细地记录着飞机失事的地点，并且，还有好几幅图片，是拯救飞机在出事后赶到现场时所摄的，显示出飞机的残骸。

飞机的残骸还在，但是氢弹却不见了。

所以，氢弹的所有国，还进一步怀疑，飞机不是自然失事，而是遭到了有计划的破坏，目的就是在夺得那两颗巨型的氢弹。

这个会议，要求各与会国家的特务人员倾全力调查这件事，

如果哪一个国家的特务人员，能提供线索，找回这两颗氢弹的话，那么，这个国家将可以获得“援助”名义的巨额金元，有贡献的人，自然也可以得到为数极高的奖金。

制造一颗氢弹的成本是极高的，而且，问题还不在于制造的成本，而在于制造的技术，两颗氢弹，若是落在好战份子的手中的话，那简直是不可设想的。

会议的记录中，还有许多国家对所有国提出的谴责，因为这两颗氢弹，如果在海底，或是在冰层中爆炸的话，有好几个国家将首当其冲，受到毁灭性的破坏！

最后，则是一份附录，那是失事飞机上唯一被救生还的副机师，可是却没有他的口供，只不过记录了他的姓名，资历。

代替了口供的，是一纸医生的证明书，证明这位副机师受了过度的震荡，而完全处在失忆的状态之中，无法记起任何事情来。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足足化了半小时之久，才看完了全部文件。在那半小时之中，除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之外，几乎没有别的声响。

等到木兰花看完了这份文件之后，木兰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叫道：“丁七手！”

丁七手充满了希望，忙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丁七手！”木兰花一字一顿地道，“你也需听我的话，绝不能对我的话打任何折扣，你一定要神不知，鬼不觉地将这银包送还给那人！”

穆秀珍忙道：“兰花姐——”

可是木兰花一扬手，便不让秀珍再讲下去，她又道：“而且，你要将这件事彻底忘记，希望除了我们之外，你未曾给其他人看过这文件。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照我的话去做！”

丁七手似乎有些舍不得，他噪喘地道：“兰花小姐——”

木兰花连忙摇头道：“你别说了，这件事情，关系实在太大了，你想想，这文件是被人翻印出来的，被你扒了文件的人，是什

么身份？”

丁七手道：“那我可……不知道。”

木兰花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知道，那人当然是特务，这件事，可以说牵涉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，岂是我们所管得了？”

穆秀珍实在忍不住了，道：“可是，有巨额的奖金啊！”

木兰花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秀珍，你别做梦了，你想氢弹的所有国，有着多么完善的设备，连他们也找不到，你和我又凭什么去找？”

穆秀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知道是谁好运气，可以找到那两颗氢弹，得到那巨额的奖金！我想，数字一定不会小！”

木兰花冷笑道：“我看，不知有多少人运气不好，要在这件事中丧生！”

丁七手接过了文件，道：“兰花小姐说得对，我应该将这文件送回去，我的手下在跟踪那人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他的。”

他将文件折好，又放进了银包之中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打扰了两位，很不好意思，我告辞了，祝两位晚安，不必送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已向外，走了出去。

木兰花仍坐在沙发上，穆秀珍则送他到了门口，丁七手走在花园的碎石路上，来到了铁门旁，铁门并没有锁着，他伸手推开了铁门。

也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了一阵汽车突然发动的声音，木兰花一呆，只见一辆黑色的房车，直冲了过来，砰地一声响，已撞中了刚走出来的丁七手！

丁七手被那辆车子一撞，却并没有向上飞了起来。

那车子的车头上，显然有着十分尖锐的尖刺，而那种尖刺则将丁七手的身子刺住，是以丁七手的身子，固定在车头上。

车子仍向前疾驶而去！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都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情形，穆秀珍一声大叫，连忙向外冲出去，可是当她来到了路上时，车子已在五十码以外了。

穆秀珍还想追上去，但自车子的行李箱中，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子弹呼啸着向前卷来，令得穆秀珍不得不迅速地滚向路

边。

木兰花这时，也赶了出来。

当然，等到木兰花来到铁门边上时，车子去得更远了。

木兰花和穆秀珍都以为再也没有法子阻止那车子了！可是，就在此际，突然听得极其尖锐的“嗤”地一声响，起自二楼。

紧接着，一溜极其明亮的火焰，自二楼的窗口，呈抛物线，向下直射了下来，等到木兰花看清那是一枚小型的火箭时，那火箭已然射中了那一百码开外的，正在疾驶中的汽车，而一下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也立时传了出来，一团烈火，钢铁的碎片四飞。

那辆汽车立时化为碎片！

木兰花从来也未曾如此地吃惊过，因为那枚火箭的威力，是如此之强大，而那枚火箭，却又是自她卧室的窗口射出来的！

木兰花立时向穆秀珍望去。

穆秀珍却是一脸兴高采烈的神色，拍着手道：“好，太好了！”

木兰花厉声道：“好什么？”

穆秀珍看出木兰花动怒了，吐了吐舌头，不再出声。

木兰花额着足，道：“云四风也太过份了，怎么可以在安妮的轮椅上，配上那样凶猛的武器，他实在太过份了！这怎么可以？”

木兰花话才讲完，便听得身后，传来了安妮怯生生的声音，道：“兰花姐，这不能怪四风哥哥，是我要他这样做的。”

木兰花转过身来。

安妮坐在她万能轮椅上，在她轮椅左面扶手之下，似乎还有白烟在冒出来。木兰花的面色十分难看，道：“这样的火箭，你还有多少？”

安妮低下头，道：“还有三枚。”

“全部御下来！”木兰花斩钉断铁地命令。

安妮低着头，一声不出。

“你听到没有？”木兰花提高了声音。

“我听到了，可是兰花姐，为什么不准备我打敌人？”

木兰花呆了一呆道：“你年轻还小，你根本不能判别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，我不但要你御下那三放火箭，而且要你不再坐这张轮椅”

安妮立时呼喊道：“为什么？要我由得人欺侮么？”

“不是，”木兰花有点激动，“我要你成为一个正常的女孩子，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！”

安妮的脸色变得苍白了，她低声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子，我不是……人人都有腿可以走路，可是我却只好一辈子坐在轮椅上！”

她讲到后来，泪水已自她的双眼中滴了下来。

木兰花听得安妮这样讲，一时间，倒不知该如何才好，而那下巨大的爆炸声，也已将警车引来了，木兰花一声不出，大踏步地向屋中走去。

安妮抬起头来，道：“秀珍姐，兰花姐生气了么？”

穆秀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想是的。”

安妮又低下头去，道：“秀珍姐，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小女孩，我惹兰花姐生气，可是那汽车撞死了那姓丁的，我在楼上看得很清楚，汽车在冲过来时，车头上突出两柄极锋利的，足有一吸多长的尖刀，那两柄柄尖刀，一齐刺进了姓丁的身子中！”

穆秀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是兰花姐还是生气了！”

安妮不出声，穆秀珍向两辆已停在爆炸现场的警车望了一眼，推着安妮，走进了客厅，只听得木兰花正在打电话。

木兰花用十分激动的声音在电话中道：“你立即就来，我要你立即就来，你必需对这件事负责，你这样做，太荒唐了！”

她毫不留情地申斥着，穆秀珍从来也未曾见木兰花发过那样大的脾气，她也不敢出声。而木兰花也根本不给对方以申辩的机会，便放下了电话。

她放下了电话之后，仍是一声不出地坐着。

穆秀珍和安妮两人也都不出声，客厅中的气氛十分生硬，令人即使因为坐久了而欠一欠身，也觉得十分不自在。

过了十来分钟，在这十来分钟内，只听得警车来回呜呜声，然后，便看到云四风推开铁门，急匆匆地向内走了进来。

穆秀珍早已料到 刚才木兰花的那个电话，是打给云四风的了，是以她看到云四风来了，也不觉得什么特别的意外。

云四风的神色，十分尴尬，他走了进来之后，叫了各人一声，